

中夙·著

SOLDIER'S STORY

士兵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SOLDIER'S STORYS 中夙 著

士兵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士兵志/中夙著. -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3.8

ISBN 7-5033-1651-9

I. 士… II. 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1761 号

书 名: 士兵志

作 者: 中 夙

责任编辑: 丁晓平

版式设计: 丁晓平

装帧设计: 十亩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<http://www.jfwyph.com>

E-mail: jfwyph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220 千字

印 张: 8

插 页: 2

印 数: 1 - 10100

版 次: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33 - 1651 - 9/I·1318

定 价: 16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我将特领钉在军装上衣的领子上，急不及待地出现在营区，是炫耀，也是示威。我的同年兵好多都有了女朋友，每当他们向我炫耀玉照时，我总是耿耿于怀。现在好了，我可以用特领证明，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个穆斯林的女孩在关注我。这意味着我成年了，我即将面对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两性课题，这很重要。沟

这儿很好，营区的操场上、树丛中、阴影里，到处都蹦跳着灿烂的阳光。空气是潮湿的，已经可以嗅到春天的气息。我跟在操场，很想找个人说话，可是操场上只有一只高脚猪——至于这头猪，我后面还要反复提到，并以“高脚猪”命名。这里请你记住它的容貌：长嘴，大耳，脖子细长。一双幽幽闪亮的小眼闪烁着人样的光芒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它与众不同，年

2

每一个士兵都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

士

兵

SHIBINGZHI



士兵志

第 1 章

1972年3月的一天下午，一个人用一条湖蓝色的毛线脖领楔入我的生活。

脖领是从我老家开原寄来的，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，鼓鼓囊囊。当我撕开纸袋，发现是个手织的脖领时，身体的某个部位轰地炸出一股暖流，直冲脑门，竟至有几分晕迷。

作为十九岁的男人，我这是第一次收到女人的馈赠品。

她叫穆小笛，那年十七岁，准确地说是个女孩。

我将脖领钉在冬装上衣的领子上，急不可待地出现在营区，是炫耀，也是示威。我的同年兵好多都有了女朋友，每当他们向我炫示玉照时，我总是耿耿于怀。现在好了，我可以用脖领证明，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个叫穆小笛的女孩在关注我。这意味着我成年了，我即将面对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两性课题，这很重要。

天儿很好，营区的操场上、树丛中、阴沟里，到处都蹦跳着灿烂的阳光。空气湿漉漉的，已经可以嗅到春天的气息。我踱步操场，很想找个人说话。可是操场只有一头高脚猪——关于这头猪，我后面还要反复提到，并以“高脚朱”命名。这里请你记住它的容貌：长喙，大耳，脚杆细长。一对幽幽的小眼睛闪射着人样的光芒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它与众不同，卓尔不群，行迹诡异，关于这一点，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。

比如现在，我很想撒泡尿——如果尿水充沛，能浇出一首唐诗绝句来，那是最好了——在操场上尿尿有一种违规的快乐，这是我中学时代留下的劣习。可是一抬头，我操，那头“高脚朱”潜伏在墙脚下，动也不动，用一只眼窥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正是午睡的时候，营区里一个人没有。我突然就有一种被人秘密钉梢的恐怖感。

我定了定神，在十几米远的距离上与“高脚朱”对峙，最终还是被这厮吓住了。它眼神里有一种可怕的东西，是什么我说不清。好比说你在阳光下行走，突然发现阴沟里有一个潜望镜对着你……

我心虚地去了厕所。

厕所正对着连队门前的甬道，拥有二十六个蹲位，还有一条十几米长的尿池。在我日后的便溺经历中，还没见哪个露天

士兵志

心事·心理·心怀·心迹·心志·心情·心声

相同与不同的

厕所比它更气派。它的大而空阔，有时会唤起你莫名其妙的孤独感。这样说你可能不信，那也没办法。

我边尿边唱：尿儿为什么这样黄？为什么这样黄？黄得好像苦菜花，因为心爱的人儿不在身旁……一旁大便的姜大来说：别唱了好不好？你一唱我就出不来。我就不唱了。他问：从哪捡来的？我说什么呀？他说别装，你一进来我就看见了。你说这个呀？我摸摸衣领，一副漫不经心的口气：女朋友送的喽。姜大来翻了翻眼皮，带着排泄后的快意提上裤子，说，有女朋友了？我怎么没听说？我不无得意地说：你没听说的事多了，过几天说不定给我邮件毛衣来呢。

姜大来大嘴一咧，说：你牛波依呀！

三天后一个晚上，我正在家属区的一间小屋里写新闻稿，姜大来和谢阳哼着《美丽的哈瓦那》闯进来。他们用挎包装来罐头、香肠和花生米，还有一瓶六十度的地瓜烧。看来稿是写不成了，我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架势，从床底下翻出一只掉碴的大碗，用瓶盖做量器，轮流喝酒。至半醉时分，两人一对眼色，姜大来先开口了。

交代吧！最好把照片拿出来。姜大来一副无赖的样子。他让我坐到地中央的椅子上，这样就有了审讯的意味。

我说照片肯定是没有，信倒是有一封。我可怜兮兮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折叠的纸片，觉得有点拿不出手，心想，这也叫信尤其是情书吗？

纸片上只有两行字：

钟大吏：

毛线收到了，颜色我还算喜欢。听说你家没有女孩，我给你织了个毛脖领，以示谢意。

姜大来读信后很失望，问：就这？

我说：话不在多少，关键不是有个毛脖领嘛！

谢阳问：你们以前认识？

我说：跟她哥认识，她哥也是当兵的。

之后他们问了我很多细节，比如穆小笛如何求我买的毛线。我说，她本来是求她哥的，她哥的部队在锦州一处荒草甸子上，驻地只有一家供销社，毛线的花色品种少得可怜，她哥转而求我，我们就这样联系上了。关于我要不要她钱的问题，我说，我已经在信里声明，不要她付钱的，理由是我和她哥在中学时代就是同窗好友。

不等我说完，谢阳突然插一句：你在信里说了价钱是不是？

我说：说了，但我的确没有要钱的意思。收到毛线之后，她把钱给了我妈，我妈也就收了。

没戏！前东北局轻工业厅厅长的二公子谢阳下了断言：人家也就是个礼貌。

我有一种被轻蔑的感觉，站起，送一口酒进肚，说：你俩懂个屁呀！她这是拿脖领试探我，不信咱们打赌，我只要写封信过去……我停住，感觉窗外有人偷听，掀开窗帘，窗外漆黑一片，只有树的影子。

姜大来把我按在椅子上，说：你别吹，现在就写，弄点肉麻的，敢不敢？

我说不行，连她长的什么模样都不知道，要是个歪瓜裂枣呢，黏上怎办？

姜大来小眼笑成一条缝。就你？长得跟我似的，说不定人家怕你黏上呢！他把纸笔摆好，说你写不写吧，不写，我俩替你写。说着他在纸上落下了“穆小笛”的名字，又嚷嚷：谢

士兵志

心事·心理·心怀·心迹·心志·心情·心声

相同与不相同的

阳，你凑词！

我的第一封情书就是这样诞生的。1972年3月的那个夜晚没有一点诗意，我的小屋充满酒臭，烟雾缭绕。我们三人在酒精的刺激下，情绪沛然，抓耳挠腮，连《林海雪原》里少剑波式的求爱语言都给用上了。准确地说，这封情书是集体创作，决无风格可言，是我日后所看到的情书中最糟糕的一封。

姜大来坚持由他来寄信。当我不得不交出穆小笛的地址时，哭心都有。我说求求你们，把我杀了吧！

谢阳说：你偷着乐吧，也就是你，别人还求不动我们哥俩呢。

酒已经喝光了，大家没有散的意思，似乎意犹未尽。东拉西扯了一会儿，觉着没劲，话题重又回到女人身上。

姜大来说：谢阳，你小子说实话，吻过你女朋友没有？

谢阳一愣，说：吻都没吻过，还算什么女朋友？

姜大来也一愣，说：拉手不算吗？

谢阳就掩嘴笑——谢阳先天豁嘴，虽然经过了缝合手术，还是可以发现破绽。掩嘴成了他习惯性的动作——讥讽说：闹了半天，你就是拉拉手水平啊？

姜大来窘得不行，说：我哪有你流氓！吻都吻了，将来结婚还干啥？

谢阳用左手的两指捏成一个环，右手的大拇指去里面不停地抽动，说：透枪管啊。

见姜大来一脸的憨态，我俩都笑了。

我装做很内行的样子，说：你是真不懂还是装？这是世界通用手势，亏你还下过两年乡。

姜大来就明白了大概，说：我在乡下呆了一个礼拜就回城了，就知道个“四大欢”：顶水鱼顺风旗，十八岁的姑娘大叫驴。

不等我俩做出反应，姜大来先红了脸。

我不再讲话，思绪里一下子蹦出隐匿在天边的一个荒疏的小村庄，它叫双楼台。我的真正意义上的性启蒙，是从那里开始的。可是我占有的只是一些感性的碎片，只能借助想像，勉强把这些碎片连缀起来，达成某种猜断，却无法进入经验的深度。就像隔雾看一座山。

我来教教你吧！谢阳这时开口了：想不想知道干女人是什么滋味？

我和姜大来嘻嘻笑。

姜大来忙不迭地卷一支烟给谢阳，嘴里一边说：快，上火！我就擦着火柴递上去。

谢阳拿捏着，半天喷出一口烟雾，说：咱们君子协定，谁要是讲出去，我就不认他哥儿们！

我心跳猛然加速，下意识地掀开窗帘往外看了看。窗外依然是那株枯败的老槐树，在月光下显得很狰狞。

谢阳灌了一口酒，喘着粗气，上来就说：我把她干了！就在当兵来的那天晚上……

姜大来咽一口唾沫问：谁呀？

大队妇女主任，就是我下乡那个堡子的。谢阳很激动地说：她结婚还不到半年，人很骚性。那天晚上我去她家告别，碰巧她男人去内蒙古给生产队买牲口去了。说会话，我说我得走了。她说走哪行，你还没吃过嫂子的饭呢。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火燎燎地看我。她从院子里抱一捆柴火，让我帮她烧火。灶坑紧挨门，她一会儿舀米一会儿拿鸡蛋，经过我身后时，用屁股轻轻蹭我。我心里怦怦乱跳，不知拿这个骚娘儿们怎么办。我也不敢看她。这娘儿们奶子有这么大！一走乱颤。谢阳比画了一下，吓了我和姜大来一跳。姜大来说不会吧，还能有脸盆大？谢阳就把两手之间的空当缩了缩。烧火烧到一半，她叫一

士兵志

心事·心理·心机·心地·心志·心计·心术

相同与不相同的心灵史

声，说不好，我后背钻进虫蜒了。说着把屁股朝我一撅，撩开棉袄。我说在哪？她说在里面，你伸手进去抓。我抓来抓去，那娘儿们就瘫在我怀里了……

1972年3月的那个夜晚对他构成了绝对刺激。与刺激伴生的，还有羞臊、空虚、难堪。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房间的，屋子里杯盘狼藉，遍地烟头。他没心收拾，就那么呆呆地坐着。谢阳那段完整的偷欢体验把他吊起在空中，下不来了。全身每个骨节每个脉管都胀得不行，从身体内部的某个神秘部位发出鸣吼，那是来自远古的声音，抒发着复制生命的原始欲求。后来他几乎不能自持，困兽一般在地上游走。如此还是不能安抚那只因饥渴而暴怒的魔鬼。隔着肥大的军裤，他可以清楚地发现它的存在。他有点慌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。他觉得身体不是他的，哪天说不定会当他的面干出蠢事，然后由他来顶替罪名。那可糟透了！要知道，现今的钟大吏是解放军某部勤务连的重机枪射手，三天前，他还写了入党申请书。

他闭了灯，试着能不能将那坚硬的玩意攫弯。不曾想，揉弄之间，一阵巨大的快意猛地袭来，紧接着火山喷发了，浆液四溅。这一切来的那么突然，惊得他差点喊出声来。他闹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难道是身体某处一个暗藏的开关被他不经意地打开了吗？

他在黑暗中喘息着，想起了六班副。有天早上两人一起晒被子，对方的被子上有一圈圈的“地图”，他感叹声声：孩子，爸对不起你呀！

仿佛一个秘密被他破译，黑暗中，他有点恐惧还有点茫然。他倒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，努力为自己刚才的行为寻求某种解释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他一骨碌爬起，悄悄地出了小屋。就在他关灯锁门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哪不对。他又进屋，

开了灯，蹑足来到窗前，将窗帘猛地一把掀开，天啊！他发现了窗台上两只蹄状脚和一对熟悉的眼睛，幽幽的，散射着人样的光芒。

他吓得后退了两步，如果这时他手里有枪，会毫不思索地扫出一梭子。

该来说说我当兵的地方。它位于大连和旅顺之间，地图上的名字叫水师营，一个不大的小镇。小镇东去八里，是一座人字形走势的大山。我们部队就隐匿在大山脚下的一处凹地里，代号叫×××仓库。那年我妈来看我，已经到了山脚下，还是看不到部队营房，很奇怪，说儿子你诳我吧？不是说部队就在山根底吗？我说：你往下看——于是妈发现了凹陷在大山脚下的一处洼地，里面堆着几排房子。妈哦了一声，说你们部队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？

妈和我最初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就像演员挑剔舞台，我最初对这个编制只有一百七十人的小单位十分恼火。在很长时间里，我给同学、朋友写信，从不露“仓库”字样，仓库让我联想到值更老头、保管员、门岗一类的角色，很没面子。

营区占地面积大约有五公顷，紧傍山脚的一排房子是消防队，汽车班、服务社、军官食堂和家属宿舍。依着地势下来，是一排标准的苏式营房，住着勤务连的两个排。另有一栋东西走向的小楼在营区的东侧，黑色铁瓦覆顶，墙体用坚硬的石灰岩构筑。老兵叫它小白楼，我们也跟着叫。小白楼是首长和机关的办公地，四周围着高高的铁栅栏，栅栏内有一丛丛的丁香树；逢上面来人检查或赶上重大节日，小楼的门廊外会出现一个怀抱冲锋枪的哨兵。白手套一戴，偶尔将一顶不知哪个年月的钢盔歪扣在脑袋上，很像一回事。小白楼因此越发显得霸气、尊贵和神秘。

士兵志

心事·心理·心怀·心迹·心志·心语·心声

相同与不相同的心灵史

上面说的是营区。营区的西南面，在两山的豁口处有一座戒备森严的大铁门，在这里，值班的哨兵会将你“验明正身”，并让你交钥匙、交火柴、交你身上所有被认为是违禁的物品，直到认为你完全符合规定，你才获准进入库区。库区长约十二里，由两座大山夹持着，呈美丽的葫芦状。这里树木参天，蒿草齐膝，一条汨汨的小河流淌其中。你沿着沙石小路走进林深处，会发现隐匿在山皱里的一座座水泥浇筑的库房，我们称它明库。另有一条将近二百米长的洞库蜿蜒在大山的腹内，可以库藏数百万吨弹药。我还想说明的是，两侧的山脊上有三个哨所，从你进入库区的那一刻起，你的每一个行径都在望远镜的监视之内。1972年8月14日的哨所值班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：上午11时58分，三班副班长钟大吏在库区消防井处小便，距十二号库大约十米。

这个由二十六个地面明库和一条洞库组成的弹药储存基地，据说是苏联红军1945年修建的。营区包括库区所有的建筑物（猪舍、厕所例外）都盖上了俄式风格的印戳。1996年6月我去彼得堡访问，当我突然置身于厚重而拙朴的建筑物之间，脑子里倏然跳出我士兵时代呆过的营房，仿佛一下子找到了脱胎而来的建筑风格的母体。我惊异风格这东西其实是骨子里的，至死不灭。那天晚上我应邀到一家歌剧院看演出，虽然不懂俄语，大意还是明白了：一个斯大林时代的“叛逃者”，尽管家人惨遭统治者的蹂躏，还是乡情浓浓，至死不忘俄罗斯。回到宾馆我怎么也睡不着，一个晚上都在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我写这部小说初始欲望也许要追溯这天夜里。

这天夜里的雨很大，彼得堡的上空一片雷声。

上午9点，他正在操场上走队列，连长左文卿临时派他去小白楼站岗。他问连长，是不是上面来人了？左文卿说：你个

新兵蛋子，哪来那么多的废话？让你站你站就是了。

1972年国家没招兵，他们这茬兵只好继续充当“新兵蛋子”。新兵蛋子暗含着一种资格确认，还有点“傻逼”的意思。一星期前，他主动找到一个江苏老兵，用一套崭新冬装换了一套六八式的人字呢军装，已经洗得漂白，穿起来很具老兵味道，不过呢，也只会穿到外面唬别人，在家没用。部队就像一个庭院很深的大家族，里面的辈分从来不乱的。

十分钟后，这个人全副武装出现在小白楼门口的石阶上，表情可以用神气活现来形容。在小白楼站岗算个美差，理由之一是，在这里站岗也只有在这里站岗，才可以堂皇地借用班长的冲锋枪，这是连里规定的。冲锋枪可以两手端握胸前，取一种很威武的姿势。半自动步枪出不来这种味道。而且——承认这一点令他羞答答——还有一种低级士兵僭越的快感。

3月的辽南已经转暖，从大山后面漫来一阵阵海风，空气湿漉漉的。他不时望一眼操场上走来走去的小伙，不免有点幸灾乐祸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对队列训练始终怀了抵触。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一旦走进序列，就没有了自己。没有想像，也不需要创造。如果你想表现得优秀，就必须和大家一模一样，达到整齐划一的效果。这意味着你要彻底地湮灭自己，湮灭自己！

他知道自己念头很危险。他是个不安分的士兵。

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从走廊深处传来沉重而拖沓的脚步声，一个梳背头的矮墩墩的男人出现在他身边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来人和蔼地问。他挺胸立正，大声报告了自己的名字。

曲族人抻一下他的衣襟，说：我看了你两篇稿子，写得还不错嘛！

他想笑但没笑。他不知怎么回应主任的表扬，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着。他期盼主任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。但主任接下来吩咐：你去找王参谋，让他马上到我这来一趟。

士兵志

心事·心理·心悟·心感·心志·心悟·心声

相同与不同的
心灵史

王参谋很快让我找来了，两人在走廊深处讲话。

我交代的事你办了没有？

营区所有的房子都看了，只有家属宿舍空着一间房子，住三个人没问题。

邻居是谁？

左连长。

左文卿家属三两年不来一次，等于是单身，再说合用一个厕所，合适吗？

勤务连还有两间空房，给来队家属用的，恐怕更不合适。

这样吧，你跟耿政委报告一下，就说是我的意见，把保密室腾出来。

现在腾吗？

现在就腾。后勤部郭副部长来电话，让我们一定安排好。

明白。王参谋语音沉重，好像遇到了什么不幸。

奇怪的是，王参谋出来时一脸兴奋，神神秘秘的样子。我给他敬礼，他龇牙一笑，径直奔去勤务连。左连长——他隔着窗子喊：给我派几个兵，倒腾房子。

一会儿，一群兵蛋子跟在王参谋屁股后面，呼啦啦地进了小白楼。姜大来大咧咧问：来的什么鸟人？干吗非得住保密室？

王参谋斜他一眼，说：不该问的不要问。

隔了十几天吧，保密室的神秘来客出现了，原来是三个女兵。

那会阳光正浓，空气暖暖的，操场四周的槐树在微风里摇曳着花蕾。三位女兵迈着鹅步，慵懒地走进“画框”——一块坏了玻璃的小木窗。当时我和姜大来正在俱乐部二楼打乒乓球，他一声“来了”，两步就蹦到了窗前。

趁此机会，还是先让我来描述一下吧，虽然暂时我还弄不清她们的姓名和年龄。

那个高个儿适用下列形容词：“柔弱无骨”、“轻盈若柳”、“颜色似蜜的肌肤”和“雾蒙蒙的眼睛”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贵族味。身高居中的是个军官，很飘逸很神气，头发向后拢起，暴露出光洁而凸鼓的前额。从长相上判断，她显然属于南方人，人类学家称他们是马来人种（事后证明，这个判断还算准确。她妈妈是在珠江边上长大的，她爸爸在“四野”南下时，用一包茶叶三包红糖娶了她妈妈）。个子矮些的小女兵，脑后坠一根垂直小辫，脸的形状有点像猫，肢体的每一摆动，甚至一举手一投足，都散发着青春期的韵味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妙。如果不是裹着一身肥大的军装，她更像一个稚气的初中生。此刻，她正眯缝着眼，以一种孩子的眼神打量周围的环境。结果，她的视线在一株大槐树上驻足。

瞧！她大声地悦呼：槐树快开花了呀！

我敢肯定，这一声圆润而鲜嫩的女声，足可撕裂男兵的耳鼓，产生惊悚的效果。

直到这时，我才猛然发现我的生活似乎缺少了什么。

是的，肯定缺少了什么。以我二十岁男人的体魄，一个成熟的男人所应具有的特征和功能，一点都不短缺。虽然我的腋毛不够茂密，胸部无毛（我很羡慕胸部长毛的男人），皮肤包裹起来的部分稍显白了一些，但这有什么呢？！我知道除了我的性别之外，还有另一种性别，解剖学者把她们称之为女性，可是军队的高墙像排斥异物一样把她们排斥在外。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呢，坦率地说吧，自打谢阳讲了他和妇女主任偷欢的故事，我和我的肉体一直处在分裂状态，就是说，我的肉体再也不听我的管束。它原来是沉睡着的，现在醒过来了。每当混沌之夜到来，在那间专属我写稿用的小屋里，我的想像力一次次